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三十)

哈 代 著
杜 衡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行

統 治 者

(三十)

著 代 哈
譯 衡 杜

譯 者 世 譯 漢

第五幕

第一景

愛爾巴

碼頭，波多·菲拉約

黑夜降下到一個美麗的藍色的小灣上來，這海灣三面都由山脈包圍着。碼頭的地位是處在這一帶凹進的地帶的西面（右手）角上，在那後面，便是鎮市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的長長的白牆和成行的窗戶一層一層的在後面峻峭的斜坡上排列着，在中間被一些一直通到頂上的堡壘去的狹狹的小路和坡級所割斷。

在兩座這種堡壘之間的一塊巖石上是矗立着慕里尼宮，這便是拿破侖在菲拉約的住處。它的窗臨視着整個的城市和碼頭。

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維也納會議是正在那裏進行，各方面鉤心鬪角的鬧個不停，每一國都祇想到自己的好處，而將朋友的利益卻置之不顧；到頭來，那呼籲和平的說教人，卻又要遭逢到一次新的鬪爭！

在巴黎是許多人都不能滿意，大家都替那無名者私造旗幟；人們向各處都悄悄的在傳言，過去那個人物又將來到眼前！

啞場

在灰暗的掩護之下，在海灣裏，是正聚集着一個小小的艦隊，這艦隊包含着「一隻叫做『無常號』的方帆船，和幾隻比較小一點的船。

謠言之精靈

現在，聯軍方面派來的那一個代表，卻已經悄悄的離開了愛爾巴小島。許多種可疑的行動使他牽記在胸，雖然還不能確定，但是也不敢放鬆。他已經坐上帆船，向弗羅倫斯開放，要把他的疑慮去報告奧地利首相。

譏刺之精靈

等他回來，拿破侖卻已經不知去向！

有一些小船從這些大船上放下來，放到碼頭邊，在那裏，現在可以看到已經悄悄的聚集了許多舊時的衛國軍的兵士。偶然有提燈的光在閃爍，從閃光中又可以看到帶兵的是德魯奧和康勃朗。他們在靜悄悄的走上那隻方帆船去，還有一些帶着不同的徽章的人也在走上別的一些船隻去。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拿破侖是就要走了，

沒有人會把他攔住；

這是個最好的機會，

他果然把機會抓住！

他已經打得疲倦了，

卻還要去幹些甚麼？

他將帶着七百兵士

把歐羅巴重新征服。

約莫在八點鐘的時候，我們看到慕里尼宮中的窗戶邊都點着燈，而且打開了，窗邊坐着兩個女子；這兩個人是皇帝的母親和保林郡主。她們向在下面的什麼人招着手，表示道別；不久之後，有一輛小小的，敞開的低輪馬車，由保林郡主的兩匹小馬拖着，從那屋子走下到碼頭邊去。羣衆高聲的喊着『皇帝！』拿破侖顯露了出來，穿着他的那件灰色的大衣，身體是比他離開法蘭西那時候要胖得多了。貝爾特朗坐在他旁邊。

他很快的走下了車輛，上了那隻等着的小船。這是一個很緊張的時刻。當那隻小船搖出去的時候，水手們唱着馬賽曲，聚集在那裏的居民也都跟着一起唱。當那小船搖到了方帆船邊的時候，

時候，那上面的水手也一齊唱了起來，同時還在喊着「不到巴黎毋寧死！」的口號。但是這歌聲卻有一種悲涼的音調。鎗聲響着，表示他們就要出發。那一天夜裏，在這樣的季候要算是很溫暖而又平靜的。沒有一陣微風能把風蓬吹起來，船隻都還一動不動的停着。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

能够快走是最好的，

可是他卻還停留着；

海面上沒有一點風，

他的機會是延宕着！

如果那蘇格蘭總兵

坐快船回到這小島，

他的計劃便會失敗，

他將從此逃走不了！

他們是像這樣焦急的等候了四個小時之久。拿破命是一聲不響的儘在甲板上站着，望着那鎮市上的燈光，在海灣上的水波裏，這些燈光的反照顯得像是一個個的螺旋似的。那些風篷弱柔無力的掛着。不久之後吹來了一陣微弱的風，隨後，纔有一陣強烈的南風開始把船上的風篷吹張了；那許多船隻便移動了起來。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

要一陣南風，要一陣南風，

一陣南風就可以挽救他，

它會封鎖了敵方的戰艦，

不讓那戰艦趕來阻制他；
他曾經有過的那個皇國，
現在他是努力想要恢復！

月亮已經在升起來；月亮是在天庭愈升愈高，同時，那些船隻也在遠方的地平線上靜悄悄的
不見了。

第二景

維也納 皇宮

場面的前面一部分是一條行廊的內景，這行廊祇有極暗淡的光照亮着，在一方面有一幅鏤空的屏障，或者竟可以說是鐵欄，從這地方，可以臨視着下面的大廳的一幅鳥瞰圖。這時候，那屏障上是張着帷幕。從那大廳裏，有一陣陣的音樂聲和歡呼聲傳送到行廊上來。同時，還有一道閃光也從那同一個地方穿過鐵欄上的帷幕之間的隙縫向這個地方照耀着。

瑪麗·路易絲和勃里諾爾伯爵夫人一起走進到這一條行廊上來，後面是由奈泊格伯爵跟隨着；這是一位漂亮的四十二歲的男子，在一隻眼睛上縛着一條繃帶。

勃里諾爾伯爵夫人

皇后，您聽哪。您在這兒，也就像在下面跟他們混在一起一樣的可以把事情完全看清楚；同時，您在這裏還有一層便利，您看得不高興，就馬上可以自由的走開。

瑪麗·路易絲

不錯，我親愛的朋友，

你這樣說法，真算得是替我着想的一片好心；不過，這地方我一參加就一定會插了人的興，至於叫一位過去的皇后來偷看這一場熱鬧，也真是一件太沒有趣味的事情了。固然，我那父親也是出於好意，所以纔弄了這一個洞口，

可以讓我也來偷偷的滿足着自己的好奇心。——
不過我一定要先寫了一封信再來看熱鬧呢；
你如果沒事做，倒可以看看他們，借此消消閒。——
伯爵，請你把紙筆拿來給我。不久以前，我聽到
有人說起蒙得斯鳩夫人是受到了一場驚嚇：
我現在想要寫信去問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奈泊格把文具放在一張桌上，瑪麗·路易絲便在桌邊坐了下來。勃里諾爾夫人走到了那屏風邊去，把帷幕拉開了。

有一千枝蠟燭的光從下面射到了她的眼睛裏來。那一座大廳是裝飾着白色和銀色，各處又點綴着許多長青樹和花木。在廳堂的一端，是佈置着一座戲臺，戲臺上此刻正在演着活動的連續畫片，演的是奧地利皇室的故事，在這裏面，宮庭中的一些最美麗的女子都一一出場。

到場的看客是差不多把所有來參加會議的人都包含在內了，就連奧地利皇帝本人也在座，還有他的那位愉快的妻子，她的丰采幾乎把她的丈夫都掩蓋了過去，還有亞力山大皇帝和普魯士王——他是自從路易莎王后死了之後一直到現在都還繼續的穿着喪服，——巴伐利亞王和他的兒子，梅特涅，達萊朗，惠靈登，奈塞爾羅德，哈登堡，還有一些較小的君主，大臣，和各國的官吏。

勃里諾爾伯爵夫人（突然從鐵欄邊轉過身來）

皇后，照這樣子看起來，像是出了什麼事情了！

那場戲一點也引不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全都

聚集在一起喃喃的說着話。

瑪麗·路易絲

這是什麼事情呢？

她帶着一副懶散的，同時又是好奇的神色站了起來，奈泊格伯爵馬上就扶住了她的手臂，把她帶到前面去。他們三個人同時的從那鐵欄邊向下面望着。

奈泊格

皇后，照這副樣子看起來，他們在那裏討論的一定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讓我下去問問吧。

瑪麗·路易絲（遊戲似的）

不必了，你等在這兒吧。咱們馬上就會知道的。

奈泊格

現在您瞧瞧他們那班人的臉色。梅特涅伯爵滿臉肌肉不動的向達萊朗親王呆瞪着眼睛。

普魯士王卻向惠靈登爵士在霎着眼睛，樣子

也顯得非常惶恐。

瑪麗·路易絲（稍稍顯得關心起來）

是的，他們態度的確很奇怪……

他們像是受了很大的驚惶。你瞧，雖然音樂還響着，可是那些女人卻都從戲台上走了下來，混在那一些人堆裏，簡直就忘記了她們自己身上是還穿着戲裏的服裝。那些君主們全都顯着非常嚴重的神色。……現在，我真有點兒懷疑，也許發生的事情是對我多少有點兒關係吧？不幸的消息大部分總會牽涉到我身上來的！

勃里諾爾伯爵夫人

您瞧，下面那些英吉利派來的，毫不講禮貌的

外交官，他們看到了您父皇那副驚惶失措的樣子，還有俄羅斯皇帝和普魯士王的陰沈的氣色，全部聳着肩膀偷偷的在笑着呢！據我想，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謂英吉利式的幽默吧——
他們看到旁人的不幸，就會感到非常有趣味！

瑪麗·路易絲（把她的預感隱匿着）

他們向來就對各種事情都看得非常淡漠的：他們有一片安穩的海保障着，所以大陸上的各種麻煩他們都可以不管。我能够這樣纔好！可是我看得出惠靈登卻並沒有在那兒笑呢。

奈泊格

也許，對於在座的其他英吉利人是滑稽的事，

對惠靈登倒是有新的工作要他做了。您瞧着，現在就連音樂聲也都老老實實的停頓着了！君主們和大臣都顧自己亂糟糟的走了開去，他們自己談着話，把那些女的完全剩在那兒——就連大公主和皇后他們也都漠然的不管了！——這種嚴重的事情已經使他們無心顧到禮貌。

瑪麗·路易絲（更迫切似的）

可憐的女子啊，他們現在一直走到後面去了，他們彷彿互相輕輕的在說着些不吉利的話！奈泊格伯爵，現在我倒要請你下去瞧瞧，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呀。我簡直沒有法子猜到究竟是怎麼回事，心裏弄得非常恐慌着。

蒙得斯鳩伯爵夫人進來。

啊，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了。夫人，下面是什麼事？

蒙得斯鳩伯爵夫人（喘不過氣來似的）

皇后，拿破侖皇帝已經從愛爾巴那個小島上悄悄的不見了！他究竟走到那兒去，怎樣走的，爲什麼要走，卻誰也不知道又說不出所以然。

瑪麗·路易絲（坐到了一張椅子裏去）

我剛纔自己在這兒猜度的事情，大致也就是

這一類的事情呀！惠靈登爵士臉上的那一副

嚴重而沈靜的神態已經替這消息給了暗示……

這件事情我雖然沒有參加在內，不過，照這樣，我就又會遭到許多麻煩的！……（停頓了一下。）

他一定不會成功！

我那個很周密的巴爾馬的計劃就要被破壞，

我的兒子的前途是完了！——我必需要馬上跑到

他們那裏去，我要向梅特涅鄭重的聲明着說，

我對於這事情是完全不知道的；我祇可能把

自己毫無考慮的交託給他，而且還要默認着

願意替聯軍方面幫忙……我覺得我真是個生在

不吉利的星宿下面的人，就是一件愉快的事，

也會一下子變成不幸的！——伯爵，你跟我一起去。

（向二女子）你們留在這兒看看究竟鬧成一個什麼結果。（瑪麗·路易絲和奈泊格同下。）

蒙得斯鳩夫人和勃里諾爾夫人走到了鐵欄邊去，在那裏看着又聽着。

亞力山大的聲音（在下面）

我早對你說過了，親王，這不會支持到多久的！

達萊朗的聲音

不錯，陛下，當初你們應該把他弄到阿索萊斯，

或是安替萊斯羣島去，最好自然是聖·海萊那。

普魯士王的聲音

我們當初計不出此，竟把他送到離開法蘭西

祇有兩天路程的地方，還給他一個島，做他的

自己的疆域，還給他很多的一隊衛隊，此外還

給他幾百萬的金錢！

另一個聲音

可是這件事情的近因卻一定是在於監視得疏忽了一點，所以纔如此。不列顛的那位堪貝爾總兵總應早就看出了他想逃走的企圖，早一點想法子阻制着，不讓這一隻狡猾的鳥兒飛掉纔是！

另一個聲音

根據各種報告，

他是直接的就向拿波里海灣那方面走去了。

許多聲音（新來到的人的）

所有的人全這樣說，他是直接出發到法蘭西，而且已經在加納的港口上了岸（紛亂）。

勃爾諾爾伯爵夫人

現在你瞧瞧，

這一場萬國親善的交際卻竟一下子就變成一場熱鬧的爭辯了！那些不重要一點的賓客，都寧願不讓人知道就悄悄的從那地方溜走，他們感覺到在這一場紛亂之中，他們自己是可以說完全成爲一種贅瘤。——我現在彷彿看到那位普魯士王在向那位英吉利公爵招呼着，然後，他們兩個就一起走開去。

蒙得斯鳩伯爵夫人

是的，他們已經

不再爭論了，他們都陸續走開了——達萊朗親王，

亞力山大皇帝，梅特涅，弗蘭西斯皇帝，這許多參加這場會議的重要分子全都紛紛離開了！祇有少數無足重輕的人物倒還留在那地方，他們也都顯得很驚慌的樣子……這一場歡樂的紀念竟鬧成這個不幸的結局。那紅色的戰神不久又要在歐羅巴的大陸上來去的走着了！

鐵欄上的帷幕掉落了下來。蒙得斯鳩夫人和勃里諾爾夫人離開了那條行廊。燈光一一的熄滅，場面完全消隱。

第二景

拉·繆爾，格勒諾勃爾附近

在場面上所看到的是一條寂寞的道路，在一個湖和一些小山之間，離開拉·繆爾的鎮市約莫有兩三哩路光景。一隊法蘭西保皇黨的第五軍的軍隊，由指揮官萊薩爾帶領着，正聯同着一隊工程兵和掘地道的兵士在道路中央排列好了戰陣，這一枝軍隊併起來人數約莫有八百左右。

有一小隊長鎗手的分隊，由一位副官帶領着，從南面走上場來，向前面那枝軍隊走近去。這兩枝軍隊已經接近到可以互相通話的距離了。

萊薩爾

他們是波納巴特那方面的。把軍械交出來！

副官（喊着）

我們要代表着拿破侖來向你招降，我勸你最好還是加入了他這一方面吧。

萊薩爾

我們政府

是不允許人跟叛逆的分子開什麼談判的。

你們再走近五步，我們要開火了！

副官

你這樣的

對大眾的利益不惜作着這種猛烈的摧殘，

是應該對法蘭西，對無盡期的後世，都負着一種極重大的責任的！

拿破侖的副官和那些長鎗手都回轉身去，騎着馬走開，隨後就又不見了。保皇黨的軍隊等待在那裏。不久之後，在那同一個方面又出現了一小隊的兵士，這便是拿破侖從愛爾巴島上用船隻載出來的，全部的小小的軍隊了。這軍隊是分成一個前鋒隊，由馬萊總兵帶領着，兩個後衛隊，一隊波蘭的長鎗手，由葉爾曼夫斯基帶領着，地位是在道路的右面，還有一些沒有部隊的軍官，以巴戈尼游擊為首領，是處在道路的左面。

拿破侖自己是騎着馬，走在前鋒隊的中間，還是照往常一樣的穿着那一件古舊的灰色的外套，戴着尖角的帽子，佩着三色旗的帽章，他那為衆人所熟知的側面影是清楚的顯出在那些小山上。他是由貝爾特朗將軍，德魯奧將軍，和康勃朗將軍侍從着。當那一行人走到保皇黨的軍隊的鎗聲所能打得到的那麼遠近的時候，他們便停頓了下來，拿破侖跨下了馬，向前面走

去。

拿破侖

傳令下去，叫他們全

把兵器暫時的收藏起來，把鎗尖向着地面。在這個地方，我是還用不到他們來作戰呢。

馬萊總兵

陛下，您如果這樣的去跟他們交談，可不是一種很危險的舉動嗎？他們的心理，我們是沒有確實的知道。祇要有人把鎗鈕撥一撥，您可不是就完了嗎？

拿破侖

我的朋友，這事情我是已經想開了，我自己並不需要着這個生命，至於爲了法蘭西，我既然離開了它的懷抱，就像已經死了一樣。

他重複的傳着這個號令，於是大家全都執行了。各方面都靜悄悄的，連呼吸都彷彿屏住，鎮上的居民也圍繞了攏來，用一種慘淡的心情等候着。拿破侖一個人向那第五軍走了過去，翻開了他的外衣，使他那榮譽的尊位的制服和綬帶顯露了出來。他把手舉到了帽子邊上，招呼着。

萊薩爾

繳械！

那保皇黨的軍隊的鎗口向拿破侖瞄準。

拿破侖（依然向前面走去）

第五軍的兵士們，

你們瞧，我在這裏！……老朋友，你們不認識我嗎？

如果你們之中有人願意殺死他的過去的
光榮的領袖，那麼就讓他馬上走出來，馬上
拿他殺死了吧！（停頓了一會。）

萊薩爾（向在他身邊的一位軍官）

他們聽了這話臉色都變了！

他們是不肯打死這個人的。我沒有辦法了。

兵士們（突然的）

是的我們全都認識您而且很願意看見您
願我們的皇上萬歲！我們要替您三呼萬歲！

他們把自己的兵器都丟在地下，衝了過去，跪下在地上，抱住了拿破侖的膝蓋，吻着他的手。那些不能走近他身邊去的兵士們，卻把他們的軍帽拿在手裏搖着，一邊又在嘴裏熱烈的喊着。
貝爾特朗，德魯奧，和康勃朗都走上前來。

拿破侖（偷偷的說）

貝爾特朗，現在什麼都完成了！到十天之後，
我們就會安安靜靜的到了丟伊勒里宮裏。

那些兵士們把他們的白帽章扯了下來，拋在地上踐踏着，又從他們的背囊底裏摸出了藏在

那裏的三色帽章，把它們佩了上去。

拿破侖的自己方面的人現在也來到了，他們和第五軍的兵士們表示着親善，互相擁抱着。當狂熱的感情漸漸過去了的時候，拿破侖把所有的兵士都召集到一個方場上來，向他們演說着。

兵士們，我這一次帶了這少數的忠實同志，

要來把你們從布爾朋族的手裏挽救出來，——

我曾經把你們從各種陰謀，奸詐，舊的腐敗，

封建的暴政中挽救過，現在卻還要來一次。——

布爾朋朝的政權是完全的不能算合法的，

因為這政權並不建立在全民族的意志上，

而祇是少數的人爲了自己的利益而造成。

同志們，你們以爲這話對不對？

一榴彈手

陛下，對極了。

您真是上天派下到我們地面上來的使者；

我們願意跟您一起去奪到勝利，一起去死！（吶喊聲。）

正在這時候，有一隻呼號着的狗在他們面前走過，尾巴上卻縛着一枚白帽章。兩方面的兵士都大聲的笑了起來。

拿破侖把兩方面的兵士組成了同一枝軍隊。農民們帶了許多桶的酸酒和一隻杯子跑了過來；拿破侖率領着全體兵士一個個的挨過去，從那隻杯子裏喝着酒。他吩咐這整個的軍隊跟他一起到格勒諾勃爾和巴黎去。拿破侖帶領着兵士們下場。

幕閉。

第四景

欣勃侖宮

地點是皇宮中的一些花園。四周圍有着不少的噴泉和雕像，而在後面的一座小山上，是矗立着一行格羅里野特的柱廊，它的輪廓反襯在遠方的天邊。

在那裏，我們可以發現以前那位皇后瑪麗·路易絲正在上上下下的走着。陪伴着她的是那位羅馬王——現在已經長成個藍眼睛的，捲頭髮的兒童了，但仍然由蒙得斯鳩伯爵夫人看着。在近傍又有奈泊格伯爵，離開得稍稍遠一點，有美納伐爾，這是她的隨從，同時也是拿破侖的黨羽。

從花壇的另外一頭，弗蘭西斯皇帝和梅特涅走了進來。

瑪麗·路易絲（驚跳了一下）

啊，皇上和梅特涅親王一起到這裏來了。

你可照了我的話寫了信沒有？

奈泊格

早就寫了。

我信上這樣說，您對於您丈夫的那一種瘋狂的舉動，是的確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我說您願意叫聯軍方面做您的保護人。此外又加上說，您已經很鄭重的宣誓過，從此不再回到法蘭西去。

瑪麗·路易絲

你因爲太熱心，

所以處事未免太性急了。我自己的意思
其實還沒有這樣的過分呢。……不過，不過這
並沒有什麼關係。這沒有什麼重大關係！

皇帝和梅特涅走了過來。奈泊格退出。

弗蘭西斯

我的女兒，你聲明要退婚，是剛巧在一個
很適當的時候，一點也不太早。你可看到
聯軍方面向整個歐羅巴所宣告的話嗎？

瑪麗·路易絲

我沒有看到。

弗蘭西斯

親王，請你念出來給她聽聽。

梅特涅（拿出一張紙片來）

「聚集在這一次的會議中的列國
爲着要維護自己的信約和尊嚴，
同時也爲着要維護社會的秩序，
所以在這裏作着這鄭重的宣言：
拿破侖·波納巴特，因爲他破壞了

到愛爾巴去的允諾，所以就把他
自己的生存的權利完全斷送了，
同時，他也就此再沒有資格，可以
跟我們來作着各種文明的談判。

我們對一個破壞世界和平的人，
是絕對沒有休戰或講和的可能，
他是咎由自取，做了大衆的仇敵。——
各國代表簽名。」

瑪麗·路易絲（面色慘白）

上帝，這真是多麼可怕的事！

以後，以後會發生些什麼——（她開始哭泣起來。）

羅馬王

親愛的鳩媽媽呀，

他們想要陷害的人，是不是就是我那爸爸？
這樣看起來，我再要替他祈禱也沒有用了；
我現在知道，我以後這個國王的稱號，一定

也不會保得到很久了！

蒙得斯鳩伯爵夫人（跟那孩子一起退出）

殿下，你替他祈禱吧，

你要一天到晚的祈禱着！他們在想着法子
要叫我們兩個分開。可是我去了，你可不要
忘記我對你說的話！

羅馬王

鳩媽媽，我不會忘記的！

可是爲什麼我現在連一個用人都沒有了？
爲什麼我那母后要這樣淒涼的流着眼淚？

蒙得斯鳩伯爵夫人

咱們到別處去談吧。

〔蒙得斯鳩和羅馬王退到了後面。〕

弗蘭西斯

那麼至少，你是答應了

絕對不想回到巴黎去，找你那個沒良心的丈夫，再去幫他替我們的國家製造出許多的麻煩來吧？你要牢記着我的話，我寧可讓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馬都打得一點不剩，而不肯讓他再統治法蘭西的。

瑪麗·路易絲

我早就說過

我願意幫着聯軍方面；我想已經够清楚了！

梅特涅

皇后，爲了大家的利益，同時也爲了您自己

個人和羅馬王的安全，我想從今以後，當這混亂的局面還沒有告一相當段落的時候，您那位年青的國王最適當是由您的父皇一個人來管束着。據我想，您祇要能夠想到將要被封爲巴爾馬的公爵夫人的事，您就會覺得我的話是對的，而決定了您的行止。

瑪麗·路易絲

我已經知道你們要提出的條件是這樣的：把巴爾馬歸了我，做了我個人私有的財產，但同時作爲交換條件，我要把我的兒子的管理權整個兒的讓給了我的父親，此外，我還得從此不再回到法蘭西去。

梅特涅

還有一件事：

所有拿破侖寄來給您的各種信件，您應該不把封皮拆開，就直接交給我們奧地利的內閣；同時，您以前所收到的他的那些信件，也應該全部的交出來。

弗蘭西斯

你應該想得清楚點，

這些事情對於你兒子將來的利益，是有着多麼重大的關係！做了巴爾馬的公爵夫人，你就成爲一個非常有錢的人，將來還可以使你的兒子得到許多的財產，許多的租稅。

瑪麗·路易絲（憤憤的）

我一定要得到巴爾馬，而這些事情，卻就是要強迫我承認的條件！我現在對政治上的各種糾紛和複雜關係，真沒有精力對付了！我祇想得到些個人的安寧……現在，對這事情，我也不想多說什麼話了。

美納伐爾聽到了她最後所說的這句話，便悲慘的走了開去。

弗蘭西斯

那就不用多說話，

一切都馬上照着這個約定進行起來就是。

〔弗蘭西斯和梅特涅走了開去

瑪麗·路易絲退到花壇後面，向她的孩子和蒙得斯鳩伯爵夫人身邊走過去，奈泊格也來到那裏，跟她們聚在一起。

德·蒙特隆從前面走了進來，這是拿破命的一個秘密的間諜，假扮着一名花匠的樣子，在花園的各處地方察看着。美納伐爾認出了他，便走上前去。

美納伐爾

德·蒙特隆，你還在這裏幹什麼？什麼都完了！

德·蒙特隆

爲什麼？我是奉命請她回到法蘭西去擔任攝政的事情的；我可以把她和她那個孩子

一起安安全全的帶到希特拉斯堡地方去。

你想想，她會不會肯答應扮成一個男子的

樣子，悄悄的從這裏後門跟我一起溜走的？

美納伐爾

雖然這一種假扮的服裝會使她成爲一個
像在出獵的早晨的阿多尼斯（註一）一樣漂亮的
少年，可是她一定會拒絕她依然有着一種
日耳曼式的羞怯；此外，他們又這樣籠絡她，
她恐怕連這意志都沒有了。我希望她能夠
什麼條件都不要答應，可是還沒一點用處。

德·蒙特隆（向瑪麗·路易絲望着）

我極願意能夠跟她一個人祕密的談一談。

美納伐爾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你無論跟她怎麼說，

她總是會原原本本的告訴給那個老是在她身邊的奈泊格知道。她現在是再也不想能夠重新攝政了；她祇在幻想着三個人的未來生活：她和她那孩子當然是三個裏的兩個，不過那個第三個人，卻並不是拿破侖。

德·蒙特隆（顯着一種慘淡而驚奇的神色）

這樣說來，我是根本沒有希望，祇能馬上就回去，跪在地下向上天祈禱着一件事——祈禱

上天能夠保佑着拿破侖克服將來的困難！

美納伐爾

爲安全起見，我可以送你到門口，再讓你走，雖然我自己在這裏也被懷疑是皇上的人，

而且隨時都有被開除的可能。如果開除了，

我打算立刻就回到巴黎去。

〔美納伐爾和德·蒙特隆同下。〕

譏刺之精靈

如果他能够堅持到底，盡力的去慫恿着她，叫她換上了男子的衣服，趕快的就溜回去，那麼以後，安見得法蘭西的地圖一定不會因此就換上了一個樣子呢！

從花園的另一方面，瑪麗亞·卡羅里那走了進來，這是以前的拿波里王后，瑪麗·路易絲的祖母。瑪麗·路易絲叫蒙得斯鳩和那孩子退出，然後便走了過來。

瑪麗亞·卡羅里那

我實在太氣悶，所以從海真多夫跑來玩玩；
你爲什麼這樣不高興？

瑪麗·路易絲

爲什麼？
爲什麼當然是因爲
我的事情弄得很糟。您一定已經看見過了
他們爲對付皇上而發表的那一分宣言吧？
他是不受法律保護了，誰都可以拿他殺死
或是捉住，就像一隻野獸一樣。

瑪麗亞·卡羅里那

親愛的孩子，

我沒有聽到。不過這一種打破了你的婚姻，
又斷送了你的正當的光榮的，卑劣的陰謀，

真使我非常反感！他們是不是一定不讓你跟你的丈夫合在一起嗎？如果叫我做了你，我可不管他們打算怎麼樣，就要自己馬上縫起衣服來化裝着，偷偷的溜到他那兒去，無論怎麼樣都不怕。婚姻應該是終身的事！

瑪麗·路易絲

多數人是這樣，不過不一定：約瑟芬就並不如此，說不定我將來也並不如此。不過現在，且不管婚姻不婚姻，逃走的事我也做不出。親愛的祖母，您是把許多的事情都忘記了。我不過是一個傀儡，被一種強固的力量所屈伏，所以纔這樣輕易的就嫁給了拿破侖，

這個人，我從很小很小的時候就聽到人說，是專會做出各種各樣的壞事情來的，簡直可以說本身就是魔鬼。——我因為被事勢所迫，纔萬不得已的依了他們的說話，嫁給了他；雖然嫁給了他，可是還老覺得自己不過是一頭無辜的羔羊，被人殘酷的宰割着，拿來獻納在統治者的祭壇前面作犧牲品用的！——因此，愛爾巴是根本沒有權力可以叫我去，同時，巴黎也是一樣。

瑪麗亞·卡羅里那

我已經看得非常明白，

他們這次利用你，已經得到很大的效果了！

去吧，到你的伯爵那兒去吧，他是在等着你；
風吹過來的方向是用不到雄雞來報告的！

瑪麗亞·卡羅里那王后和瑪麗·路易絲王后（隨帶着奈泊格）分別的下場。
那花園裏的陽光已經沉了下去，場面漸漸的模糊了。

（註一）阿多尼斯（Adonis），希臘神話中的美男子。

第五景

倫敦 舊下議院

那議院的內景是完全像第一部第一幕第三景中所敘述的一樣，祇除了那些窗門是並沒有打開，而外面的樹木也還沒有變成綠色。

我們看到有許多到會的分子，政府的各大臣和他們的黨徒，都坐在他們自己的席次上：這一派人裏面包含外交部大臣凱漱雷爵士，財政部大臣凡西塔特，貝塞斯特，軍政部大臣帕爾麥斯登，羅斯，彭森貝，阿勃斯諾特，留欣登，皇家代理律士加羅，歇弗德，朗格，普侖凱特，班克斯。在反對派一方面，出席的人有：弗蘭西斯·勃德特爵士，恢特布雷德，鐵爾奈，愛勃克朗貝，鄧達斯，勃蘭德，鄧肯，蘭麥登，海斯科特，撒繆愛爾·羅密尼爵士，喬·瓦爾普爾，里德萊，奧斯朋和霍納。

顯然的，這場辯論是頗能够引起一般人的興味，所以長廊上都已經擠滿了人。凱漱雷爵士站起身來。

凱漱雷

議長，在我的紛亂而又緊張的一生之中，在我所經歷過的各種深印在記憶裏的事情之中，我是從來沒有像這一次事情似的會在心裏這樣嚴重的感覺到自己是負着一種突然的，同時又非常重大的責任。今天夜裏，我們是要從這場會議來解決對付那個從來所沒有的，狠毒的陰謀的方法；因此，今晚上的這場會議，它對於後世所能够造成的嚴重的影響，也是

無論什麼事情所沒有的。既然情形是這樣子，同時又看到最近這幾天來的各種事情，又在恐嚇着像要把二十個焦急的年頭的工程全毀壞掉，把這個期間的堅忍的目標完全打消，所以每一個有點眼光的人都覺得，祇有那種種根在堅定的意志上的行動，纔能有效力的。把我們從這一次跟歷史上的每個黑暗時代一樣黑暗的，全世界的大災難之中挽救出來。

現在，我們首先應該注意的一點便在這情形：

我們應該知道這一次的糾紛斷然不能說是出於法蘭西全體民衆的意志。這完全是出於計謀，完全是出於那個以戰爭爲遊戲的人的

對於那些分擔着他的興奮，他的贓物，和他的罪孽的人們的，邪惡的影響，與民衆實在無關。

這個人，他是那麼不惜褻瀆神聖，把自己稱爲

「憑着上天的恩寵而就位的法蘭西國的皇帝」；

這個人，如果就個人的品格一方面來看，那就

已經可說是變得非常的卑鄙，竟膽敢把自己

所有的抵押，所有的契約，所有的擔保，都完全

賴得乾乾淨淨；這個人，他現在已經祇能走上

他的最後的立腳點去——那就是他個人的意志。

的確，這幾乎是一件會叫人不敢相信的事情，

怎麼這位冒險家竟會這樣神祕的把他所在

計劃着的整個陰謀都祇放在一個人肚子裏，

就連那個他所最親信的同伴貝爾特朗，也一向就並沒有預問着這一件事情，一直等到上船的命令發了下來的时候纔算剛剛知道！

我想，我們的議院一定能够很快的就看得到，在目前所遭到的這危機之中，我們自己這個國家所能够走的，聰明而又安全的道路，一定不外乎下面所舉的兩條：——那第一條道路，就是跟大陸上的列強一致行動，直接的參加戰事，第二條道路就是現在先充分的作起武裝的準備，從消極方面來防衛着目前這次的糾紛。

對於這一件嚴重而又迫切的事情，無論我們這議院裏是有着多少種不同的意見存在着——

無論經過了精密的考慮之後，我們究竟還是應該讓這已經有在的勢力聽其自然的存在，還是應該在它剛開了端的時候就去對付它——不過無論如何，這一點總是大家都能够同意：我們是在目前就必需想出一個自衛的辦法。如果我今天不可能把這事情的各個方面都詳詳細細的在議院裏向諸君精密的解剖着，那麼到將來，如果有必要的話，我也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把這複雜的情形再在這裏說明的。

現在，我打算在這裏把我的提案首先提出來：我們議院，在這時候應該很謙和的備好一封呈文，呈送到攝政親王那兒去，請他傳下一道

確切的指令來給我們；同時，我們又應該向他也確切的聲明，他的忠實的議員們，對於這次法蘭西破壞了去年在巴黎訂定的和平條約，因此而使整個歐羅巴的生命和安全都受到莫大的危機的這件事，是已經非常的關心着，而且時時刻刻的在考慮着最好的對付方法。

同時又要對他說，在這一種普遍的關心之中，我們知道了跟陛下的聯盟各國一致的行動已經在那裏毫不拖延的，積極的進行着，我們真可說是得到了一種莫大的安慰了。這一種跟大陸上的列強一致的行動，是確實的能夠使歐羅巴的充分的，永久的安全得到保障的。（喝采聲。）

同時又要對他說，我們是很熱心的願意給他各種各樣的幫助，來加強他的海上和陸上的實力，使他可以有力量馬上在各方面準備着，使他可以很快的得到我們的理想中的成功。（喝采聲。）

勃德特

聽了這位尊貴的勳爵剛纔所說的這一番話，我差不多根本沒有法子懂得他這個議案的用意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要和平呢還是打仗。（聽着等一個答覆。）

如果說，他的這一番話的意思不過是在提醒，叫大家應該要時時刻刻的準備着又防範着，免得讓人趁我們不準備的時候就打了進來，如果是這樣，那我自然是同意的。可是，如果他

主張把這一片國土再浸到鮮血的海洋裏去，來幫助布爾皇朝從新在法蘭西建立起來，那麼，我爲了要盡我自己的議員的責任起見，我是不能不在這裏高聲的抗辯着，不能不來反對這件會叫全國受到損失的重大的冒險！

議長，我因爲曾經親身經歷過，所以還記得起

先前那一次跟現在一樣的，狂熱的戰事要求，可是那一次，弄到結果，卻竟反而使你們現在在這樣害怕着的那個人加強他既成的勢力，竟弄到連整個歐羅巴團結起來，都還是不能抵擋他得住，而讓他在俄羅斯的一片平原上肆無忌憚的橫行，把全歐洲的軍隊完全打破。

難道現在，我們還打算來花費二十多個年頭，來困苦艱難的幫助布爾朋王朝收回政權嗎？

把波納巴特的最近那種行動認爲是侵犯了

法蘭西的土地的完整，那實在是錯誤的觀念。

天下那有這樣的事，說是祇有單獨的一個人，就能違反了整個民族的意志，輕易的就打進一個有三千多萬人民的國家，又在短期間內，就把整個的政權都抓在手裏！事實是這樣的：整個民族在盼望着他，現在算是目的達到了……

經過了這麼許多個的民生凋敝的年頭以來，戰爭的痛苦我是深深的領教過了；因爲如此，所以我時常主張，無論怎麼樣的偉大的目的，

如果要走這一條殘酷的路，那總是不值得的。誰也不能夠懷疑，拿破侖這個人是完全順着法蘭西人民的意志纔做成了法蘭西的皇帝。既然這樣，法蘭西的事就該讓他們自己解決；我說，我們是根本用不到對這事情憂慮着的！——

雖然我還可以舉出許多理由來證明我的話，不過現在，我卻不打算在這裏多說了。我現在祇是把自己所以要反對這個提案的重要的理由，先簡單的在這裏向到會諸君說明一下。（喝采聲。）

彭森貝

我不打算說着許多的話，不過我覺得這幾乎是我的責任，使我不得不來擁護這一個提案。

這個提案的意義和本質據我個人的眼光看實在並不能算是一個準備打仗的初步計劃，其實不過是叫我們議院應該跟着這事情的各方面的發展而隨機應變，但不要置之不顧。

我個人覺得，剛纔那一位尊貴的勳爵的主張，是被這一位尊貴的亞男爵解釋到了錯誤的意義上去了：他以爲這個提案裏面是包含着一種堅決的意志，是想要根本剷除波納巴特在法蘭西的統治權，而使這個國家再回復到布爾朋族的帝制去，其實，這解釋法是不對的。在這一個非常的時間內，我們這自由的國家是應該處處提防着，時時的準備着，這一層

大概總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吧。如果一定要打，那麼就應該讓戰事快一點開始，同時也需要快一點達到它最後的目的。雖然我個人也是希望着，熱烈的希望着，能夠永遠的保持和平。

懷特布雷德

如果我能够像我的這位朋友一樣的相信着剛纔那位尊貴的勳爵的模糊的話，和他那番模糊的話裏面所包含的模糊的意義，的確是應該像這位朋友似的解釋法，那麼我就一定會滿心情願的，又非常堅決的投票表示贊成這一個正當的提案了。不過我卻清楚的看到，這其實是一張纖弱的網，故意張在那裏，想要

引誘我的許多尊貴的朋友們的普遍的同意，因此，我就必需用我的全副精力來提出抗議，來反對這一次爲要決定那個誰應該來佔據法蘭西的王位的問題的，熱情的，新的十字軍！

不幸的種子，是早就在許多處地方都下着了：

那一張各方面都簽了字來反對着拿破侖的宣言，據我個人的見解來判斷，實在可以算得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而我們這國家居然也簽上了名，那簡直就把國家的品格都損壞了！如果把這裏面的話解釋出來，那就簡直可說是在鼓勵着暗殺；那意義就是說，無論什麼人碰到波納巴特，都可以隨隨便便的拿他殺死；

照這樣，聯軍方面無論現在再來怎樣的解釋，但是最初那件事，就至少等於已經宣過戰了。那位尊貴的勳爵今天夜裏卻又來變本加厲，他的意思彷彿是叫我們馬上武裝起來，再等列國方面也作着充分的準備，等到各方面都已經佈置停當了的時候，就一刻也不耽擱的要打到法蘭西去！

凱漱雷

不是，不是！意思不是這樣的。

恢特布雷德

天哪，這樣說起來，他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不過無論如何，他的這一個否認，總多少可以

那一種字句的模糊和那一種意義的神祕上。這一位尊貴的勳爵的一切雄辯裏所慣有的那一種字句的模糊和那一種意義的神祕上。

那麼現在，我們是爲什麼要來作新的挑釁呢——

爲要幫忙着布爾朋王朝，使它恢復了政權嗎？

在這裏出席過的那個最俏皮的人（註一）曾經說過，

我們這個國家所負擔着的債務，其中有一半

是用在壓制布爾朋族的勢力的活動一方面，

而其它的一半卻是用在幫忙布爾朋復興上，（笑聲）

所以我必需在這裏堅決的反對再幹出這種

沒有一點意義的事情來！以前，大臣們是曾經

在沙底隆地方向波納巴特求過和，可是現在，

大臣們卻又要拒絕跟他作和平的談判了嗎？

所以，我需要在這裏提出我的簡單的修正案，

要給大臣們的挑釁的行爲一個相當的限制，

不使它超出到保衛自己安全的範圍之外去。

我們要在那呈文上加上說：『同時，我們又非常

懇切的請求攝政親王能够賞光的答應我們，

要在各方面都努力着和平運動，不輕易挑戰，

祇要這和平運動能够不損害英吉利王冠的

應有的光榮就好，因爲我們是酷愛着和平的。』（喝采聲。）

凱漱雷

這裏幾位反對派的議員們的論斷，是祇拿着

一些不足信的假定作爲根據的，這一種假定，

已經由經驗來證明了不過是一種夢想，他們還以為波納巴特這個人是有信用，有誠意的，而主張根據這個錯覺來定我們行動的方針：而實際上，誰不知道這個人是向來就會破壞最神聖不過的盟誓和最嚴肅不過的條約的……！

雖然我們這個國家曾經不得已的在沙底隆跟波納巴特訂過和約，但不能因此就說現在也非跟他訂和約不可。至於說什麼暗殺的話，那麼我覺得，今天夜裏在這裏說着這種話的人的，對於我們的親密的聯盟國的各分子的意氣，實在是要比由維也納的代表們簽字的宣言的，對於拿破侖的意氣更大得不知多少，

而且是更富於挑撥旁人去從事暴行的作用！

總而言之，如果我們竟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

非得要跟波納巴特宣戰不可，那麼這軍事的行動，也決不會缺乏一種道德上的根據，弄得沒有法子可以解釋的。我們的政府，在這一次事情上，是要始終跟聯盟國取着一致的態度，同時，政府的大臣們也有着他們固有的權力，可以在這裏向各位要求，不要叫他們的責任被什麼戰事是多麼可怕，而和平是多麼幸福這一類早就變成濫調了的話所擾亂着；（『呵，呵』的呼聲）我想，這大概誰都不否認吧！（喝采聲）

我倒要請問這位勳爵，

他說的這一番話的意思，究竟是不是說現在馬上就要開戰嗎？

凱漱雷

我的話並不是這樣子說的。

反對派的喊聲

這樣說，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得到確切的答覆！

那地方起了一大陣興奮的呼聲，議院開始表決了。報告出來的結果，贊成恢特布雷德的修正的共計有三十七票，而反對的卻有二百二十票。時鐘打了十二點，議院便散了會。

(註一)原註『薛里登。』

第六景

威賽克斯

德諾佛草原，凱斯特勃里支

地點是在凱斯特勃里支近邊，在德諾佛山上的一片小小的草地上，那地方是搭着一座粗拙的絞刑臺，臺上懸掛着拿破侖的人像。在這人像下面，是放着一束一束的柴枝。

春天，正當暮靄朦朧的時候，那地方聚集着無其數的羣衆，這些羣衆中包含着從德諾佛近邊跑來的男男女女的居民，以及從離開許多哩路程的村子上趕來的鄉下人。同時在場的，卻還有一些鄉村的士人，他們都穿着白皮的長褲子和朱紅色的衣服，還有一些志願兵，穿着紅色的，鑲綠色的貼邊的制服，還有帕麥教士，他便是本教區的牧師，正靠在他自己的花園門的柱子上，嘴裏吸着一枚長得叫人不相信的，泥製的煙斗。此外還有從愛格登草原來的保衛團丁

堪特爾，還有從凱斯特勃里支來的蘇羅門·朗威斯。德諾佛的音樂隊，這樂隊是包含了小號筒，蛇形喇叭，簫，手鼓，鐃，鉦，和鼓這幾種樂器，是正在那裏奏着『惠靈登爵士歡愉曲』。

一個鄉下人從東面的道路上亂忽忽的走了進來，祇穿着襯衫，他的粗布外衣是攔在手臂上。

鄉下人（揩着他的臉）

天曉得，我差些兒就要趕不上，不能看見他給燒死了！我是在三點鐘的時候就急急忙忙的離開了斯多爾凱塞爾。如果我早知道這樣趕來已經太遲了一點，看不見開頭，我就是送了半條性命也是早來一點的。

士人

你現在來得時候再適當也沒有。現在，這裏正要拿他點上了火。

鄉下人

可是我來不來得及看他死呢？我就是要看他非常痛苦的死過去。

士人

怎麼，你難道以為要在這裏給燒掉的，真是波納巴特自己嗎？

鄉下人

怎麼，難道要燒的並不是波納巴特？

一女子

真是，你這個人真是笑話！我對你說，不是的。這不過是一個他們所繫出來的波納巴特的人像，這個人像既沒有骨頭，也沒有五臟六腑，他的肚子裏是祇有從勃萊德爾的莊園裏拿來的一捆稻草。

朗威斯

老鄉，他是用從我們這兒的兵房裏拿來的一件不知誰丟在那兒的舊馬甲和一條破褲子做成的。此外，格萊麥·坡爾又給了我們一件美格斯隊長從前在禮拜天穿的舊襯衫，這件襯衫，她本來是打算用來做火絨袋子了；美爾斯託克的看守人特里克西又把他的放火藥的角倒空了，倒在

一個盛酵母的袋子裏，這樣就做成了他的心臟。

鄉下人（奮激的）

到了此刻，威賽克斯簡直連一點兒信義都不剩了！『今天夜裏波納巴特要在德諾佛草原上給燒死，』——在斯多爾凱塞爾的路上，有許許多多的人都這樣的對我說。當時我心裏確確實實在這樣想，他一定是在從他那小島上坐着船溜出來的時候給捉住了，便解到我們這裏來，在勃德茅斯上了岸，隨後又給丟在凱斯特勃里支的監獄裏，因為這監獄本來就是這一班犯人的必然的歸宿！——真是可惡的騙子，叫我上了這個天大的當，毫無道理的這樣空跑了一趟！

朗威斯

你這樣的痛罵着威賽克斯人，真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這完全是你自己太傻，太沒有知識的原故。

德諾佛的牧師拿下了他嘴裏咬着的煙斗，垂直的睡着口水。

牧師

我的想錯了事的可憐人，你難道竟以為在這個基督教的國度裏，我們會變得這樣不顧人道，會把一個跟我們自己一樣的人活活的燒死嗎？

鄉下人

真的，我卻確實以為也許真會有這樣的事情！在這種地方，德諾佛的人民是從來沒有太高的基督教精神的。不過我可真沒有想到，就連一位牧師，在這種殘酷的時代，居然也會違反了教義，來參與着這一類的事情。這一類事情，我想在禮拜日總一定不會有，不過在像今天似的平常日子的夜裏，那就說不定了，何況我們又想到這個要給燒死的人是怎麼一個褻瀆神聖的混蛋，同時又是全世界對婦女最沒有情義的傢伙。

在這時候，那個拿破侖的形像已經給點上了火，那些人看它燒着，火焰使觀衆的臉一張張的都顯着黃銅色的閃光，同時又照亮了近邊的德諾佛教堂裏的灰色的尖塔。

女子（唱）

刺刀和火鎗！

我不願意讓我的媽媽知道，

我是穿着一件兵士的外衣，

讓他在崗房裏將我吻了！

堪特爾團丁

說起把波納巴特燒死就算是違背了教義，那麼我倒要老實承認，當我上了性子的時候，我是無論什麼事情都會幹得出來的，不管這事情是違背教義的，或是合乎教義的，都幹真的，我可以一個人單雙手的跟波納巴特搏鬥；祇要我有着良好的兵器，我那火石匣子裏也有着新的命巴羅的火石，我就可以把他摔下山坡去，我祇要手裏拿到一管鎗，就隨時隨地會變成一個非常狠毒的人！……聽哪，這是什麼聲音？（從東面通到倫敦去的路上傳來了一陣號角的聲音。）啊，郵車來到了。現在，我們馬上就可以聽到一些新鮮的消息。關於廝殺這一類事情的消息，真是最能够使我的神

經興奮的！

郵車和冒着蒸汽的馬匹上場。它停頓了一會兒，輪子是給殺住了。馬匹溺着尿。

若干人

管車的，你在離開庇凱提里街（註一）上的白屋酒店的時候，可聽到外邊有什麼新鮮的消息沒有啊？

管車人

我想，你們大概已經聽到了吧，政府方面已經下了命令，誰都可以自由的向他報復。我們大家都可以弄死他，無論用什麼好方法，都不成問題。不過，那位被派去討伐他的奈伊將軍，卻一見到他就把手臂環抱住了他的項頸，而且帶了他的全部人馬歸降了他了。此外，普萊茅斯打來的電信上又有着從『雀號』船裏帶到那裏的消息，說是他已經來到了巴黎，國王路易斯卻已經

逃走了。不過，電報還沒有打完，空中卻起了迷霧，因此，他逃到了什麼地方去，卻還沒有弄清楚。

德諾佛的牧師噴了一口煙雲，又垂直的吐了一口水。

牧師

我是見了鬼了！真糟糕，真糟糕！上帝是快要走入末路了。

管車人

有四個國家，都同時的派出軍隊去討伐他，這四個國家就是英吉利，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那頭兩個國家的軍隊是由惠靈登和勃呂歇爾帶領着。正當我離開倫敦的時候，那裏也舉行了一次表演把一個像真人一樣大小的波納巴特放在馬背上，把他垂倒了腦袋吊着。門票是收一個先令，兒童祇收半個便士。這真是表演愛國心的好場面，不像你們這兒似的弄得這樣糟，祇好在鄙齋的鄉下地方幹一下。

那郵車開始趕下小山去，那些羣衆都像有心事似的望着那形像被火燒掉。

女子（唱）

一

我的愛人是打仗去了，
在那號角召喚着的地方；

爲要湮滅人類的委屈，
便得用着子彈和手鎗，
再佩着殺敵的腰刀，
不顧死活的効命疆場！

二

他在那裏記念着誰，

在那號角召喚着的地方

他跟誰在一起喝酒，

隨帶着子彈和手鎗？——

他是臨到流血的前夜，

不久就要去効命疆場！

三

有個人在他耳邊哼着，

在那號角召喚着的地方，

「愛人啊，我在等你回來，

隨帶着子彈和手鎗，

音樂隊一路打着銅鼓，

從那鎗林彈雨的疆場！』

火焰已經燃着了那形像裏面的火藥，便把這東西炸得粉碎。音樂隊開了回去，一邊在奏着『當戰事的警報來到的時候』之曲，羣衆向四面分開，那位牧師卻還是站在他的花園門邊，沈思着，抽着煙，直等到那火焰熄滅，黑暗把這場面包裹着的時候。

(註一)倫敦的一條著名的街道。

第六幕

第一景

比利時邊疆

穿過比利時的邊疆，從法蘭西這一方面望去，可以望到前景的中央是一幅波蒙村莊的鳥瞰圖，這村莊是在比利時那方面離邊疆很近的地方。有一片廣大的森林從這村莊向後一直引長到在這場面的背景上的桑勃爾河邊，這條河流是在兩道高高的河岸之間彎曲的流着，一直從左面的莫勃什流到右面的沙爾羅瓦。

在那一重重的把所有的事物都包裹着的陰暗裏，我們可以辨別出有無數的步隊和馬隊都在這村莊上和村莊附近的地方打着營房。這許多的人馬就是拿破侖的軍隊的中部。

那右翼可以看到是在右面比較遠一點的地方，但也是接近着邊疆的，在通到沙爾羅瓦去的大路上；左翼是在桑勃爾河上的索爾村，在那地方，河流和疆界差不多是密合着的。模糊的景象慢慢的過去，六月的黎明開始出現了。

啞場

中部人馬的營房都一一的拆卸了下來，軍隊準備向右面的沙爾羅瓦開拔過去。在前面的十二個馬隊首先出發了；在半小時之內，許多部隊都陸續開拔。又過了半小時，已經開拔的是更多，一直到八點鐘的時候，便差不多全體的中部軍隊都已經在進行着。它排成了細行在森林中的狹窄的道路上魚貫的走着。奈伊將軍是騎着馬，在部隊的旁邊很困難的前進；可是他直到此刻，都還沒有接到上邊的命令。

時間慢慢的行近午刻，那地方的左面和右面也都顯出了動態和聲響來，顯得那左右兩翼也已經出發了，正和中隊同時的在向邊疆上前進。這全部的景象，現在已經很清楚的顯出來，祇

是一個統一的行動而且是祇由一個人支配着的這三個隊伍前面都有步哨引導着這些步哨現在差不多已經集合在一起。

穿過稠密的森林，在狹窄的道路上前進，是很需要一些時間的。中部的大隊人馬的前鋒把一些敵方的哨卒逼了回去，達到沙爾羅瓦，把那裏的普魯士將軍齊登趕走了。它佔領了桑勃爾河上的橋，把那城池的門全炸開。

現在，觀點是降了下來，跟那場面非常接近。

在半中間，皇帝親自帶領着近衛隊的工兵，陸戰隊，和青年衛隊來到了。那一片馬蹄聲使受了驚嚇的居民都逃回到門窗裏去。當拿破侖走過那峻峭的街道的時候，這些居民中的有一些人還喝着采。過了這城市不遠，在貝爾符旅店面前，他下了馬。有人拿過了一張椅子來，他便在那上面坐着，一邊在視察着那整個桑勃爾河的流域。軍隊在他身邊開過，向他喝着采，一邊打着鼓，吹着號筒。不久之後，皇帝是在那裏沈沈的睡熟了。

當那軍隊走過時所作着的聲響停止了的時候，沈默的空氣卻把他弄醒。他的沒精打采的眼

光落在對面一垛牆上的一張半毀壞了的布告上——這布告便是聯軍方面的宣言。

拿破侖（讀着）

「……波納巴特已經把他所藉以生存的，僅有的合法的依據都破壞了……他已經剝奪他自己的被法律所保護的權利，而又向全世界都表示了對他是根本沒有和平或休戰的可能的。因此，列強要在這裏宣言：拿破侖·波納巴特已經自己走到了跟人類斷絕文明的往來的地步；因為他是做了全世界的和平的敵人和破壞者，所以誰都有向他自由施行報復的權利了。」

他的肉顫動了一下，像受到驚嚇似的轉過身去，彷彿他在想像着也許有人會從他背後把他刺死的。隨後，他站了起來，騎上馬，走了開去。

正在這時候，那軍隊的右翼已經毫無困難的在下游不遠的沙特萊地方渡過了桑勃爾河；左翼也在上游不遠的馬爾希安納地方渡了河，這三個支隊已經聯合成了一枝極盛大的軍隊。

當那迷霧的幕慢慢的在垂下來的時候，觀察點便又升了上去，可以極匆忙的看一看見很遠地方的對方是正在幹着些什麼事情。從歐羅巴的各處地方，都有長而陰沈的一條條的黑線蜿蜒的向這裏爬過來，像是毛蟲爬過草場一樣。這些便是正在開拔過來的聯軍方面的軍隊。

啞場完畢。

第二景

布魯塞爾的一座舞廳（註一）

時間是在六月的夜半，地點是在里支蒙德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家裏。背景中設着一隊絃樂隊。廳堂裏擠滿了華貴的一羣，人數差不多在二百以上，這些都是爲了戰事或是別的原故而寄居在那地方的名人，以及當地的政府裏和社會上的重要人物。舞會已經開始了，樂隊首先就奏着『白帽章曲』。

在這些到場的人羣中，有的是在跳着舞，有的是在旁邊看着，我們可以發現有：男主人里支蒙德公爵，女主人里支蒙德公爵夫人，他們的兒子和大女兒，公爵夫人的兄弟，惠靈登公爵，奧倫治親王，布侖斯威克公爵，比利時政府的祕書凡·卡貝侖男爵，阿侖堡公爵，布魯塞爾市長，波

福特公爵和波福特公爵夫人，阿拉伐將軍，烏德那爾德將軍，希爾爵士，科寧漢爵士和科寧漢夫人，亨利·克林登爵士和蘇珊·克林登夫人，亨·達林普爾爵士和漢密爾登·達林普爾夫人，威廉·德·蘭西爵士和德·蘭西夫人，曷克斯布里奇爵士，約翰·比音爵士，蒲塔林登爵士，愛德瓦·桑麥賽特爵士，海依爵士，阿勃克朗比總兵，呼賽·維維安爵士，阿·戈登爵士，威·彭森貝爵士，德尼斯·派克爵士，詹姆斯·堪布特爵士，託馬斯·庇克登爵士，梅特蘭將軍，凱美隆總兵，其他許多英吉利的，漢諾佛的，荷蘭的，和比利時的軍官們，英吉利的和外國的婦女們，以及蘇格蘭的從高地的軍隊裏出來的跳雙旋舞的人。

『匈牙利圓舞』也已經跳過了，那位女主人把高地上的兵士們叫了過來，叫他們表演給外國的賓客們看，究竟雙旋舞是怎樣的一件東西。那些人把手叉在自己的腰邊，急速的跳着這種舞。當他們跳完了舞，走到旁邊去休息的時候，便又關照跳『漢諾佛舞』了。

威勃斯特參將，奧倫治親王的副官，走了進來。親王便跟他一起走到了旁邊去，從他手裏接到了一件公文。他看完了這件公文之後，便向惠靈登說着話；他們兩個人，由里支蒙德公爵陪伴

着，一起走了開去，到了一間側面的密室，臉上都顯着嚴重的神色。威勃斯特在重新穿過那舞廳回去的時候，他又跟兩三位他認識的賓客忽忙忙的談了幾句話，便走了出去；這幾位他所認識的賓客中有一位青年軍官。

青年軍官（向他的舞伴）

法蘭西兵已經在沙爾羅瓦渡過了桑勃爾河了！

舞伴

怎麼，你這話的意思是不是說波納巴特真是在向着我們這個地方進兵嗎？

青年軍官

不錯，是這樣的意思。

剛纔那位在走出去的時候報告這個消息的人，

就是奧倫治親王的一位副官，他是正從他那位參謀部長雷貝克那裏帶了文書來報告他知道，——雷貝克現在是正在前線上勃萊納·勒·慕特附近。他說，那位帶領着法蘭西的前鋒隊的奈伊將軍，現在是已經來到了加特爾·勃拉了。

舞伴

這真是可怕！

那麼你需要不需要開到前方去跟他們交鋒呢？

青年軍官

我親愛的，自然是非去不可。而且馬上就要走了。（他向舞廳四周望着。）你瞧，這消息在各處傳佈着，大家都無心跳舞了。

他們都三五成羣的談論着。（音樂聲停止。）這兒又來了一個人，

他是普魯士軍隊方面派過來駐在我們這邊的司令部裏的一位代表。

繆夫林將軍走了進來。他臉上顯着有緊要事情的樣子，直接的走到那個密室裏去找惠靈登和里支蒙德；這時候，布倫斯威克公爵也跟他們在一起了。

若干賓客（在舞廳後部）

你瞧，這消息一定是真的。

軍隊已經在那兒準備着，不久之後就要開拔了。

庇克登（向另一位將軍）

我聽了我們又快要出發的消息，真是非常的高興。老是在這兒鬼混，說不定真要墮落得變成女人的跟班了——這是對於誰都沒有好處的，祇會叫人受到損害！

另一賓客

這樣看起來，這個舞會恐怕就繼續不下去了，是不是公爵難道竟沒有知道法蘭西兵已經離這裏這樣近了嗎？如果他知道的，他又怎麼能夠這樣漠不關心的讓我們來冒這個危險呢？

漢密爾登·達林普爾夫人（向她的舞伴）

那許多聚集在密室裏的當局們，他們臉上都顯着非常嚴重的神色。惠靈登在表面上，雖然還裝着一副若無其事的愉快的樣子，可是他心裏的焦急到底還是掩藏不住的！

里支蒙德公爵夫人走到了她的丈夫身邊去。

公爵夫人

我要不要叫這舞會停止了？呢？如果這許多消息都是真的，那麼恐怕再讓他們繼續跳着舞，真是一件不應該的事情吧。

里支蒙德

我親愛的，我已經把這個話照樣的向惠靈問過了。他說，我們現在用不到把賓客們趕走的。目前倒是應該先叫兵士們聚集起來，至於那些軍官們，那倒就讓他們再在這兒耽擱一下，也都沒有什麼不方便；而且他是寧可讓他們在這兒多停留一下的，免得在這城裏造成一番虛驚，因為在這城裏是布滿着拿破侖的黨羽和間諜，他們是祇想弄到些這一類的消息，馬上就傳報過去給他，知道，就可以想法子來利用着。

公爵夫人

那麼留在這兒可安全嗎？我們現在要不要想法子先把孩子們安頓好了再說？

里支蒙德

各方面都無需乎慌張，就是波納巴特的確一定會進來，也用不到慌張。可是事實上，他是無論

如何不可能來到布魯塞爾的——你根本就用不到這樣害怕着。

公爵夫人（焦急的）

我希望他能够不來。可是我今天真有點懊悔，我是不應該開這次跳舞會的！

里支蒙德

我親愛的，你現在纔懊悔，但已經來不及了。你別這樣亂忽忽的，你叫他們祇顧自己跳舞吧。

公爵夫人回到了她的賓客那裏。公爵回到了那間密室裏，去跟惠靈登，布命斯威克，繆夫林，和奧倫治親王一起談着話。

惠靈登

祇要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好了，讓他們先走，我們是就等到五點鐘再上馬也還來得及。

我們不能叫布魯塞爾的市民們聽了這個消息就以爲非常危險了。……我想，他從這方面進兵，實在是一種錯誤的戰略，他應該取道蒙斯，而不要取道沙爾羅瓦，那纔是好辦法。

繆夫林

這一次的戰事，奧地利的軍隊和俄羅斯的軍隊總一定來不及參加了；這一場的衝突，無論它的結局是好是歹，總一定是等不到他們來參加的時候就要整個的告了段落。

惠靈登

真的，這真是一件遺憾的事。可是，上帝保佑，也許勃呂歇爾和我兩個人就可以把事情

對付過去，用不到再去煩勞那兩枝軍隊了。不過，這倒是真的，我這枝軍隊實在太不成，實力這樣單薄，也沒有好的供應，還要加上這樣無用的一個參謀部！

繆夫林

我們祇能靠運氣。

現在這時候，勃呂歇爾總已經把全部軍隊集中在里尼一帶，他的公文上就這樣說的。您的人馬，我想總是集合在加特爾·勃拉吧？

惠靈登

是的，現在可以斷定，他這次進兵沙爾羅瓦，倒不是聲東擊西的辦法，雖然我以為是會

從尼委爾進兵的。里支蒙德，你有地圖沒有？

里支蒙德

在隔壁房間裏有一張。（里支蒙德退場。）

惠靈登把各位將軍和副官從那屋子的各方面召集了過來。庇克登，曷克斯布里奇，希爾，克林登，維維安，梅特蘭，彭森貝，桑麥賽特和其他一些人都輪流的來見他，接受着命令，又分別的走了出去。

奧倫治親王

照這樣子看起來，我的分隊大概是剛駐在

這場戰爭的中心點上；公爵，我需要不需要

馬上就準備起來，出發到格那普地方去呢？

我們是在布魯塞爾，所有的人全在跳着舞，那邊的事情是一直到現在都是由年輕的撒克塞·伐伊馬爾和貝爾明歇爾那兩個人，在自作主張的安排着。公爵，我該出發了吧？

惠靈登

不錯，自然該走了。現在你是必需要出發了。

我們再見吧！願你一路順風，希望我們能夠

得勝回來之後再碰頭！

〔奧倫治親王下場；不久之後，繆夫林也走了進去。

里支蒙德帶了一幅地圖回來，把它攤放在桌子上；惠靈登把這幅地圖仔細的看着。

真的，拿破侖真是在

那兒跟我開玩笑，竟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走了二十四小時了！

里支蒙德

那麼您打算怎麼辦呢？

惠靈登

我已經吩咐軍隊把全部的實力都集中在

加特爾·勃拉，不過我們不會在那裏攔住他；

我必需在這裏跟他交鋒。
〔他用大姆指的指甲在滑鐵盧這地名上打上一個記號。〕

啊，現在，我已經把

所有必要的安排都已經交代得清清楚楚，

現在，我們馬上就得告別了。（向布倫斯威克公爵，這場戰事

是今天就要發生的。你現在可以出發了吧？

布倫斯威克（走上前來）

我現在馬上就可以出發了。——公爵，我是已經起下了誓願，非到替我的父親報了仇之後，我是決不會把我的刀藏起來的。

惠靈登

我的朋友，

你說這樣的話，彷彿有着太嚴重的意味了。你應該對眼前的這件事情態度樂觀一點，你應該冷靜的去應付纔對！

布倫斯威克

我是起了誓了！

再見吧。我們碰頭的地方是在加特爾·勃拉？

惠靈登

不錯的。這命令並沒有變動過。我們再見吧；
不過，我們是要不到幾小時就又會碰頭的。
我看到現在已經有一點鐘。

惠靈登和里支蒙德從那間密室裏走了出來，回到那位女主人身邊去，在密室裏，是黑黢黢的，
祇剩下了布倫斯威克一個人。他彎身在地圖上看了幾秒鐘。

年歲之精靈

布倫斯威克呵，命裏註定了喪亡的公爵呵。

在九年以前，你曾經替他穿孝的那位先父，
是被我的警官所襲擊了，而在九年以後的

今天你也將像他一樣遭到這無常的厄運
要跟着你的先父一起去了。

布侖斯威克（驚跳了起來）

我聽到隱隱中

像有一個聲音在說着話，彷彿我的父親的
陰魂在那裏叫我——這會不會是死的預兆呢！

他站在那裏，沈思了一會兒；隨後，他便向里支蒙德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兒道了別，一個人打從
一扇邊門慢吞吞的走着，離開了那舞廳。

公爵夫人

布侖斯威克公爵今天態度老這樣嚴重的。

他那副陰沈的樣子老是使我詫異着，彷彿他本身就是我們常聽到但是很少看到的一種幽怪的東西。

惠靈登（淡漠的）

啊，你說他樣子很幽怪嗎？

這話也許是對的。自從他的父親去世以後，他的心境老是不好，態度也老是這樣陰沈。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他能够看得到危機，但是雖然看到，卻還去面對着它，不像那些膽小的人似的，祇是不自覺的在冒着危險。

青年軍官（向他的舞伴）

那些軍官都溜走了！親愛的，我也馬上就要

走上那條石子路出發了。祇在幾小時以前，敵人已經佔領了沙爾羅瓦；他們已經近了。

舞伴（不安的）

這意思就是說，你需要拔出刀來打着仗的時候也已經近了，

青年軍官

這裏有幾個人是這樣說，

我們是今天就要動手了。各種各樣的謠言都像金龜蟲似的到處飛着。

突然間，那舞廳裏是起了一聲拖長的，金屬的聲音，使所有在場的人都驚嚇了起來；這聲音彷彿是這樣的：



啊，果然不錯的，

我剛纔料得一點不錯。已經在打集合鼓了。

響亮的播腰鼓的聲音由更遠的，更遠的其它的鼓聲響應着，直到後來，這種空洞的聲音是在全城都遍佈着了。婦人們的臉上都顯着一種憂慮的神色。那高地上來的，未經正式委任的軍官們和志願軍的軍官們都從容的離開了那舞廳，一一的不見了。

憐憫之精靈

你可看到有一個形像在他們面前出現嗎？——

這形像彷彿是這軍隊的一位鼓手長，或是領路人，但是卻有着副扭曲而冷淡的臉嘴。

年歲之精靈

這個形像就是我的朋友死神，他正打扮得整整齊齊的趁這時機來行使他的職務了！

憐憫之精靈

那麼跟在他後面的這許多人都要死了嗎？

年歲之精靈

是的，在六十小時之內，就差不多全要死了。

舞伴

這一陣陣殘酷的催人上馬的戰鼓的聲音，也許還來得及讓我們再跳一次舞吧，這樣，

你走了之後也可以留着一個記憶，好讓我傷心的等着又哭泣着……是的，還可以跳一次。

譏刺之精靈

我覺得在這裏還要調情是未免太甜蜜了！

鄉村舞蹈：『生命之精華』（註二）

那正在顯現出來的悲劇的預感已經使大眾的情緒達到了最高度的緊張。所有的青年軍官都和他們的舞伴站了起來；當那幾支舞曲奏着的時候，每次總有十五對或是二十對的男女在那裏跳着舞。空氣可以說是帶瘋狂性的，無論男子和女子都在緊張的動作中把自己忘記了。

差不多已經有半小時過去了，這支舞蹈卻纔算跳完。跳完了舞，大家便氣都喘不過來似的接着吻。這舞廳裏的沈默是被外邊傳來的，更悠長而空靈的搗鼓聲所打破；這次的聲音是非常

接近，使窗上的玻璃都震動着。

若干人

這就是召集的鼓聲。現在我們必需要走了！

那些軍官們向他們的舞伴們告了別，便三兩成羣的開始離開了那地方。當他們走了之後，剩下在那裏的婦女們便在牆邊惘然若失的站着，又互相喃喃的談着話，又在靜聽着從外面的街道上傳來的男子的脚步聲和猛烈的碰上屋門的聲音。

漢密爾登·達林普爾夫人

公爵今晚上在這裏態度真是非常的愉快，就是最年輕的人也還沒有他那樣的興奮。

達林普爾

也許是因爲他發現終於有機會可以去跟波納巴特正面的交鋒，所以纔興奮了起來。昨天半夜裏已經可以在弗拉斯奈斯看到法蘭西近衛隊的長鎗手；戰事是不會遠的。

德·蘭西（向他的妻子）

我要先把你送到我們門口，再向你告了別，然後從那兒再趕到公爵那兒去等候着他。在很短的幾小時之間，我們就得開始行動！要出發到那個誰也說不出來的地方去了！親愛的，你可以照了原定計劃，先暫時搬到盎特委爾普去吧。

〔他們離開了那裏。〕

〔他們也離開了那裏。〕

惠靈登（向里支蒙德）

現在，我也得要拔腳走了。

我在上馬之前還得要稍稍的睡一會兒。

布倫斯威克親王已經出發了好多時候了。

里支蒙德和他一起走到了門邊。惠靈登退場。里支蒙德卻又回了過來。

公爵夫人（向里支蒙德）

你瞧，有一些剩下在這兒的人又跳起舞來。

我是不能禁止他們的；不過，想起剛纔那些走了的人，想起他們是到那兒去，爲什麼去，還跳舞真是太無心肝了！

里支蒙德

隨他們，隨他們吧！

浮生若夢，青春在一生中是不會有兩次的，

可是，舞蹈卻已經變得很稀少的了，而且一點精神也沒有，婦女們是祇可能找到一些文官們來做她們的舞伴。而且，那些文官們也都寧願坐在那裏出着神，一邊在等待他們的車駕。

憐憫之精靈

當那些強壯的戰士開到城門邊去的時候，

我看到有許多人的面前都有同樣幽怪的

一個形像在走着，在盤旋着；他們之中有些

是看到這形像了，有些卻還一點也不覺得。

年歲之精靈

是那幾個人呢？

憐憫之精靈

布命斯威克，他是能看到的；

還有個幽靈是在託馬斯·庇克登爵士前面移動着，他是正在望着它，又在跟它談着話；還有個幽靈是在彭森貝的身邊跳舞，但是彭森貝卻並沒有知道。同時，在德·蘭西，海依，戈登，凱美隆和其他許多人的身邊，也都有從舞會跑出來的幽靈像僕役般的跟隨着。

年歲之精靈

這些都是我那位千變萬化的朋友的無數

幻影，他是打算馬上就要拿他們解決了的。不久之後，你就又可以看到你以前是時常看到的，他的各種各式光怪陸離的變化了。

憐憫之精靈

不錯，我實在已經看到得太多了呢！

那越變越冷清的舞蹈終於完全停頓，那些還剩下在那裏的賓客們也都紛紛離開；音樂師也離開了樂廊，陸續的走了。里支蒙德走到了一扇窗面前，把一張窗帷拉開。天上已經模糊的顯出了黎明的光；有許多燈淒暗的照着，可以看到一長行一長行的不列顛的步兵已經在街上集合了起來。因為在等着他們的長官傳下開拔的號令來，有些兵士已經等得不耐煩，便在舖道上躺下去；有一些甚至在那上面睡熟了，頭是擱在背囊上，腰邊都佩好了兵器。

公爵夫人

可憐的人們。他們是多麼疲倦，全都想睡了！

里支蒙德

在仗還沒有打完之前，他們是會更疲倦的。在赤熱的太陽下面走上十八哩路程，然後就要休息也不能休息的，立刻的打起仗來，這就是他們註定的事。——現在是已經夜深了；不過，今晚上在布魯塞爾的人們，是無論誰都像我們一樣不可能好好的睡覺的！

他把那窗上的帷幕重新拉攏，便跟公爵夫人一起走了出去。有幾名僕人走進來，把燭火一一的熄了。全場便在黑暗中結束。

- (註一)原註：「這一場著名的舞會是跟百日戰爭的歷史有着這樣密切的關係，差不多跟這歷史合爲一體了。可是，雖然經過了許多人的努力想要證實這一次值得紀念的集合究竟是在那一座屋子裏（現代的著作家是比三十年以前的著作家更熱心的想要追究這個問題），不過，如果根據冷靜的判斷，這地點還祇能說是尙未證實的。就連威·弗萊塞爵士的話都不能盡信。這事件發生到現在還不到一世紀，不過那地點卻如此模糊隱約，竟變得像有高塔的凱美羅特（Camelot），普里盎（Priam）宮殿，或是卡爾伐里山（Calvary）一樣的縹緲了。」
- (註二)原註：「一種在那時候非常流行的舞式。」

